



跨度长篇小说文库
Kuadu Novel Series

刘海生
◎ 著

红人



中国文史出版社

非外借

NOVELS

跨度长篇小说文库
Kuadu Novel Series

刘海生
◎著

红人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人 / 刘海生著. —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8. 1

(跨度长篇小说文库)

ISBN 978 - 7 - 5034 - 9376 - 8

I. ①红… II. ①刘…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50744 号

责任编辑: 马合省 薛媛媛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 - 66192703

印 装: 北京盛彩捷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20 × 1020 1/16

印 张: 23 字数: 325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8.0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王红人，给你三天时间。”

陶英红让后面的女工不要嚷嚷。她向语无伦次的王红人提出严正的要求。“到第三天中午十二点还不答复，不光是我们服装厂女工，这次分流的职工都到办公楼来，看你怎么办。”

陶英红语气坚定，英姿飒爽。

王红人突然想起那个在学校文艺宣传队唱女高音的陶英红。时代已经久远，情景却胜似当年。陶英红比王红人低两个年级，在学校组织的文艺宣传队里，陶英红唱《智取威虎山》里的小常宝，王红人演她爹李勇奇。陶英红喜欢王红人，情深意浓。王红人喜欢洪飘飘，穷追不舍。每次演出，陶英红一边唱一边直勾勾地看着王红人，传递感情。王红人看着陶英红漂亮的脸蛋，问自己为什么非要去爱洪飘飘。最后洪飘飘飘走了，陶英红嫁人了，王红人一地鸡毛。

面对吵闹的人群，王红人一时也没有办法。他毕竟当场长时间不长，没有遇见过群众围攻的场面。他大声喊没有人理，小声说更没人理。他想陶英红要是当年的小常宝，自己是她爹李勇奇，就给她一巴掌，或者抓住陶英红身上的蓝色西服，把陶英红拽到面前，问她，她这个服装厂厂长是怎么当的，怎么能带领工人闹事。她嗓音虽然依然洪亮，但她不是小常宝，自己也不是李勇奇。

陶英红见王红人不停地劝说，没说出一句大家想听到的话，就急了。王红人也气急败坏地看着她。她以为王红人会训斥她。训斥她，她就和王红人说道说道。我们服装厂好好的，为什么分流种地？你说不清楚我们就不分流。王红人没有训斥她，反而求她把大家带走。带走可以，分流的事不能办。王红人沉默不语。这么多人涌向

王红人，也没有逼出他一个“不”字。王红人铁了心了，陶英红只能给他下最后通牒。

陶英红接触王红人的机会很多。这次她看到的场长王红人，脸色疲惫，满头是花白的头发。她瞬间生出几分怜悯。当年和王红人一起演出，王红人潇洒倜傥。陶英红就想找一个干部子弟。王红人站在眼前。她倾注感情去爱他，后来知道他爱着洪飘飘，陶英红依然难舍爱意，每次见到他都恋恋生情。作为工人子女，毕业就意味着种地。她凭借着文艺特长，进了工厂。她想嫁给干部子女的决心没变。和一个干部子弟谈恋爱被抛弃后，她在感叹自己命运的同时，开始奋斗，终于当上了服装厂厂长。一个有着这样经历的女人，怎么能接受去生产队种地这个现实呢？陶英红揭竿而起，带领大家冲向机关大楼。

陶英红用她特有的高音，向王红人反复强调着：

“三天，就三天。”

王红人被堵在走廊的尽头。王红人听到走廊里喧闹，推门出来，人群已经到了他的门口。他无处躲避。顺着大家的拥挤，他退到了墙根。女工们熟悉的面孔变成愤怒的狰狞。王红人说什么都不管用，大家就是往前挤，恨不得把他挤扁，挤到墙里面去。压过来的一张张脸，喷过来的唾沫，以及化妆品的味道，口腔里的气息，噎得王红人喘不上气来。

“你们听我说，听我说，听我说行不行啊！”

王红人怎么说怎么喊大家都不听。王红人第一次遇见疯了一样的人群，他浑身是嘴说不了话，满肚子是理说不清。陶英红从后面站出来，王红人有了一棵救命稻草。他对陶英红说：“管一管你们的人。”

陶英红回答说：“是我带来的。”王红人希望变成失望。陶英红对大家说：“不要挤了。”人群停了下来。王红人想，她要是不发话，她们要把我挤到哪去呀。停下来的人群后退，给陶英红留出位置，王红人面前也空了出来。王红人衣兜里的手机发出暴响。他不想接，手机铃声不停地叫。陶英红说：“你先接电话，不影响你工作。”王红人新买的摩托罗拉揭盖手机，用起来还很陌生。他在墙角，把手

机掏出来，打开：

乱云飞渡仍从容

我自岿然不动

王红人听到这两个句子愣了一下。什么乱七八糟的。王红人听出是洪飘飘的声音。王红人想起来，当年和洪飘飘分手的时候，王红人给洪飘飘邮去一个空信封，信封的背面就写了这两句话。这个时候，洪飘飘重新提起，王红人酸甜苦辣。

“听说一帮女将上去了，坚持住啊。”

王红人没有回答，立即关闭了手机。他不想听洪飘飘朗诵的句子，那是他给洪飘飘背叛自己的宣言。又一想，洪飘飘别有用心，是在支持自己。洪飘飘漂亮的圆脸在面前晃动，和陶英红的瓜子脸叠合在一起。王红人发现，历史在这一刻让过去和现在相逢了。

王红人看着满走廊被女工们的身体和厚实的棉袄挤得一丝风都不透。办公室主任丰韵高声的喊叫，被吵闹和喧哗淹没。丰韵的头在胳膊肘里挤，钻出来的时候已经黑发凌乱，把脸都遮盖住了。她站到陶英红面前，对陶英红说：“你命令谁呢？你还有上下级没有？这是王场长！”

丰韵不说不要紧，一说，嗡嗡声更大了：“什么狗屁场长，前任场长再坏也没有让我们下岗种地啊！”

“丰韵你是什么东西你不知道啊，破鞋！”

“我找派出所了。”丰韵说着，举起手机给派出所打电话。刚接通，被王红人夺过来，关上了手机。他把手机递给丰韵，说：“你不要说话。”

刚当常务副场长的吴学谦挤过来的时候脸色煞白，破旧的猪皮夹克的衣摆夹在人与人的缝隙里，他用力拽出来，掉了一个扣子。他手上夹着一支没有点燃的烟。刚站稳，他就对陶英红说：“叫大家都回去。这么闹，后果很严重，你知道吗？”

陶英红晃一下头，黑发飘起。她说话的火气更大，一种豁出去的样子：“什么结果我都不怕。一无所有了，怕啥？”

旁边一个圆脸的女工说：“吴场长，你要是帮我们说话，我跟你睡觉行不行？”

斯文严肃、一丝不苟的吴学谦被弄得很尴尬。他掏出打火机点烟，又把打火机放回衣兜里。

王红人对陶英红说：“还有什么说的？”

陶英红说：“三天。”

王红人点头：“三天。”

陶英红又晃了一下头，黑发飘起，挥挥手：“走。”

于是人群退潮似的在办公楼走廊里消失了。

吴学谦和丰韵都回到自己的办公室里。书记杨光匆匆地走过来，喊住正要开门进办公室的王红人，一边走一边气喘吁吁地说：“这些人太过分了。”王红人看着气囔囔的书记，说：“没事，闹吧，闹一闹大家心情好受点。”杨光跟在王红人后面，王红人开门进屋。回头对跟着的杨光说：“书记，有事吗？”书记说：“没事，我是怕你出事。如果他们不走，我就和公安局派出所的一起来收拾她们。”王红人说：“都是自己家的人，用不着公安局派出所的。”杨光说：“你不要看是小事，你我刚刚上任，事情搞大了，上级还不找我们哪？”王红人说：“我也是挺担心的。”杨光说：“尤其你，刚刚当上场长，本来上级担心你书记改场长能不能行，这个节骨眼上，可不能出麻烦。”王红人叹口气说：“麻烦来了挡都挡不住。”杨光关心地说：“还是稳妥好，我回家睡不着觉，半夜坐起来，我都想，你是不是步子迈猛了，你还没站稳脚跟，就搞下岗分流，大家能接受吗？是不是缓一缓？”王红人说：“我也想过，可是农场到了现在这种样子，不能等啊。”杨光说：“我们守着烂摊子过，谁也说不出啥，你要是动一动，动好了行，动不好就惨了。”王红人说：“我看坏到底了，再惨也就这样了。书记，你说呢？”杨光说：“不知道。”王红人说：“还能更惨吗？”杨光说：“那你就得和于场长那样找算卦的老胡，算算以后怎么办。”

两个人正说着，丰韵神色惊慌地走过来，欲言又止。

王红人问：“什么事？”

丰韵说：“又来了。”

王红人紧张地问：“她们又回来了？”

丰韵说：“不是她们，我看到一群老头老太太，过来了。”

杨光已经出门了，回过身来说：“找你的，你躲一躲。”

王红人说：“我躲哪儿去？”

杨光说：“我去和他们见面，糊弄走算了。”

王红人说：“这次糊弄走了，下次呢？你要是糊弄不走，我还得出去。”

杨光不语。

王红人说：“我到楼下见他们。外面冷，他们也待不长。老头老太太从楼梯上来，再下去，也怪费劲的。”

说着，王红人披上大衣，下楼。

2

丰韵已经习惯性地经常到走廊的窗口往外看，看看有没有来上访的。窗口外面是农场唯一的一条马路，来机关大楼都要走这条路。丰韵发现这些老人的时候，他们刚刚拐过来，往办公楼走。王红人下去走到办公楼门口的时候，他们也正要上台阶去开办公楼的大门。

外面晴空万里，寒气逼人。老人们把手揣在袖筒里抱在胸前，老头胡子上老太太的头发上都挂着洁白的霜。呼出的热气在明媚的阳光里袅袅上升，每一个人都像一炷燃烧的香火。

王红人对这些人都非常熟悉，建场初期的老干部老工人。和自己的父母是一个年代的。他们见了王红人也不客套，直接对王红人说：楼房里暖气不热，是不是要把我们冻死？我们死了，场里就减轻负担了。大家的话没有让王红人生气。王红人笑了一笑，心想，我父亲住的楼房也不热啊。金明当场长的时候，为了照顾老同志建的楼房。王红人的父亲是新中国成立前的离休干部，第一批建设农场的复转军人，也分了楼房。父亲和他多次说半夜被冻醒，最后没

有办法搬回到平房和王红人一起住去了。王红人已经把这事记在心上，他们不来找他，他也要过问这件事。王红人当这个场长，很多心思在建场这些老同志身上。他不想让父辈的事业毁于一旦。王红人并不是一开始就有这种救世主的想法，而是当自己的父亲也开不出工资的时候，心里的屈辱便产生了。从金明场长到于场长连续两任领导，都是当地人。农场刚刚建立的时候，吸收了几个村屯。金明场长的家在附近一个大屯子，后来到了农场。于场长跟着村屯合并来到农场。这些当地农民的儿子，成了农场场长。他们对农场有感情，源自农民的心态。王红人的感情是父辈遗传的，就是把农场建设好，不辜负建设者的初心。

王红人向老人们保证最近就解决，天气冷，大家也不要再来了。如果解决不了，我亲自去你们家说清楚。王红人看大家来时的火气减弱了，对大家说，上楼坐一会儿吗？大家都不去，说把事办了就行。接着开始骂前任于场长。王红人点着头，替前任场长接受着骂。王红人把他们送到回家的马路上，看着他们的背影，才想起踩在雪地上的脚已经冻得脚趾发痒了。

一件事接着一件事。王红人应接不暇。王红人不觉得累，也不觉得烦。大家来找他，说明大家信任他。供暖不热，已经好几年了。王红人那时候不好插手，现在王红人想看个究竟。

于是他向锅炉房走去。

王红人看多了那些大刀阔斧改革的影视作品，也听多了上级关于改革的讲话，内心里被填充得都是改革的激情。摧毁一个旧世界，大刀阔斧地建立一个新天下，王红人豪情万丈。也正是这种改变现实的想法，也正是一种指点江山的冲动，让他热衷于场长这个职位。也只有场长这个职位，才能发挥出自己的能力。他刚刚当上场长，就想学那些道貌岸然的榜样烧几把火，改变农场的面貌。

锅炉房冷冷清清的，一点温暖的气息都没有。烧锅炉的梁师傅在外面用手推车推煤。王红人打开锅炉上的送煤口，看看锅炉里面的火，火苗奄奄一息。推煤进屋的梁师傅说：“看啥，都是石头，怎么烧也不着。”王红人转过身，看一看手推车的煤，灰灰的像煤渣一样。石块破碎后非常锋利地在碎煤里狼牙交错。王红人早就听说这

些煤是杨光联系的。前任于场长对杨光不花钱赊欠煤的事还挺感动，在班子会上对当时任副场长的杨光夸赞了一番。王红人到了现场才发现，煤这么不好，简直就是石头。王红人很生气，他给丰韵打了一个电话，说：“告诉杨光，马上停止送煤。”丰韵说：“我不好说，还是你说吧。”

梁师傅在一边说：“场长，能烧上这样的煤不容易了。场里没有钱，都是赊来的。书记面子大，能赊来。要不是连这种煤都烧不上呢。”

王红人说：“这样的石头能烧吗？赊欠来早晚不还钱吗？”

梁师傅说：“场长你可别对我生气。我知道你有正事，可是你也弄不了他们。场里穷，领导手里不穷。场里穷，领导能弄到钱。五马倒六羊，早晚都得给钱，回扣也照样拿。”

王红人听梁师傅一说，觉得有道理。农场没有资金，反而是领导发财的机会。穷谁都没有穷领导。王红人一生气，他直接打通了书记杨光的电话。杨光接听电话，王红人的语气放得缓和了。他说，我在锅炉房，刚才老同志来找我，说屋子不暖和。我看了看，是煤不行，烧不热。杨光在电话里说，场里没有钱，都是赊欠来的，肯定不如花钱买的煤好。王红人说，我不知道是谁办的，我和你商量一下，不要再拉了。杨光说，合同都签订了，不要不行啊。王红人说，合同里签要石头了吗？杨光说，石头可不行。要是石头坚决不能要，我找他们。王红人说，你要找，现在的煤都要退回去。行不行，我们按照合同办。杨光说，人家同意明年麦收时候用麦子顶账，质量可能就差了点。王红人说，明年还种麦子吗？杨光语气软了，说，都这样了，你也得给我点面子。王红人说，是你干的还是你帮助别人干的？杨光说，于场长求我，那种情况你也知道，我就不多说了。王红人说，给你点面子，再拉两车好煤，马上停。电话那边杨光不语，王红人关上手机，走出锅炉房。梁师傅在后面说：“怎么也烧不上汽来。”王红人说：“你有办法吗？”梁师傅说：“什么办法都没有，就是烧好煤。”

王红人想了想，给乳品厂厂长打了一个电话，让他拉几车好煤过来。乳品厂厂长叫苦。王红人说，我刚当上场长，没有办法。就

得靠哥们儿了。乳品厂厂长说，算我交的利润吧。王红人同意。

王红人离开锅炉房，在门口告诉梁师傅：“今天晚上用乳品厂送来的煤。告诉你们班长，书记拉的煤就两车，多一车都不许接收。多接收一车叫他回家待着去。”梁师傅一看王红人脸色严肃，立即点头哈腰地说：“放心吧，场长。”

王红人不是和书记过不去，是和杨光过不去。杨光没有当书记的人品，也不懂党务工作。他一直搞行政，经商。工作阅历已经把他锻造得世故、油滑、唯利是图。杨光本来下一步是当场长，没想到王红人捷足先登。杨光没有当上场长，上级为了安慰他，让他当书记。用职位照顾干部，是上级的平衡之道。杨光解决了正场级，给了他面子。同时还让杨光用他的年龄优势控制王红人，用他的从政经验帮助王红人，上级也是用心良苦。王红人当书记的时候，上级也要求他控制监督于场长，王红人没有做到。王红人当场长，杨光能做到吗？

王红人没有那么多的韬略。他属于那种没心眼、没思想、没感情的“三没干部”。他唯一的优点也是这“三没”。有了杨光，他有了斗志；有了农场的烂摊子，他有了抓手；有了权力，正是他表现自己的时候。虽然上任后困难重重，王红人至今还沉浸在力挽狂澜的得意之中。从小培育如今已经扎根的与人斗与天斗其乐无穷的思想意识牢牢地控制住王红人，使他一上任就摆开了阵势，打开了魔鬼的盒子。

锅炉房在岗上，下坡的路面很滑。积雪成冰，坎坷不平。王红人想起小时候的溜冰，他侧着身体，从坡上滑下来。在即将到头的时候，脚后跟踩得重了，失去了重心，摔倒在地上。王红人爬起来之前，看看四周，有没有人发现。确定没有人后，他站起来，正要拍打衣服，一双手早在后背上拍打起来。

王红人回头，是孙艳梅。

供销科长孙艳梅，高个，穿灰色貂皮。长脸，脸上有几个粉刺留下的痕迹。王红人看着孙艳梅，孙艳梅笑着说，领导走路要小心，都是冰雪。王红人一面移动，孙艳梅一面拍打。孙艳梅拍打完上面，又拍打王红人的屁股、大腿。王红人身上没有雪，沾上的都是雪上

面的灰土。孙艳梅的手掌都拍脏了。孙艳梅停止拍打，对王红人说：“到我们办公室坐坐吧，我还有事请示领导呢。”

王红人一看，自己站的地方正是供销科的门前。他无话可说，跟着孙艳梅进了办公室。

屋子里还有一个妖艳的女人，脸上涂抹了很厚一层粉，戴着长长的眼睫毛。孙艳梅介绍说，她是来要账的。王红人问哪笔账。孙艳梅说就是上次来的那个白头发老太太的账，她病了，这是她女儿。

王红人走也不是，坐也不是，进退两难。那个女人主动和王红人握手。王红人看着她尖尖的下巴颏儿，觉得熟悉，又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



王红人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心情安静下来。牛皮座椅带圈的扶手，饱满圆滑得如肥牛的脊背。王红人抚摸后又拍打了几下，牛皮柔韧的反弹让王红人感觉是拍在洪飘飘滑润的肌肤上。这个曾经的恋人，送给于场长一个老板班台一个老板椅子。书记除了班台没有座椅。王红人觉得洪飘飘是在羞辱自己。洪飘飘说：“你努力呀。”他终于努力当上了场长，坐到这把椅子上。于场长保养得非常好的一双肥厚的手把皮革摩擦得非常光滑，王红人第一次摸的时候竟然滋润得陶醉了。他有点晕。他问自己，真的当上场长了吗？

坐在椅子上，他要认真地看一看前任场长的这个办公室。虽然年轻的服务员刚刚擦拭过，但是王红人的鼻孔里依然是满满的陈腐的味道。王红人四处寻找这种味道的来源。木制的刷着黄色油漆的窗户框漆皮开裂，使王红人想起自己童年时冬天皴裂的手。阳光正融化玻璃上厚厚的羊肚一样的霜花，流淌的水珠被烤得蒸气袅袅，王红人想到佛龕上缭绕的香。这种陈腐的气息是太阳从木头和油漆里煎烤出来的。因为于场长非常的讲究，老板台和真皮座椅换了新

的之后，房间也是新粉刷的。全场离退休人员年年开不出工资来，场长这样摆阔招来了普遍的咒骂。于场长心理素质很好。他在粉刷办公室之后，还买了一台新桑塔纳轿车。愤怒的人们先偷走了于场长下生产队用的北京吉普车，然后把桑塔纳轿车的玻璃打碎，没有偷成。这几件事终于惹火了于场长，他在让派出所限期破案不成之后，又从市里易经协会请来一个算卦高人，让这位西装革履的神秘人物指点迷津。火犁地农场在穷苦和无奈里享受着于场长带来的一个又一个闹剧。算卦人指东指西胡乱说了一通道理之后，最后在酒桌上见到了时任党委书记的王红人。从王红人浑浊而不安分的眼神里，算卦人于是踏实下来。他悄悄告诉于场长，火犁地农场所有对他的不满都是这个书记引起的。王红人糊里糊涂中成了于场长的敌人。

于场长的智慧再一次被算卦人启动。回想从俄罗斯走私轿车被检察院拦截，酒厂造假酒被举报，在一系列保密行动中只有你知我知的情况下，书记王红人成了叛徒。于场长开始反击，力图把王红人排除在外。可是晚了。王红人被任命为火犁地农场场长。

王红人故意摇晃了一下。这种木头和牛皮做的椅子，既可以旋转，套着腰的靠背还能后仰过去。王红人幻想着于场长要是找个女人在座椅上旋转会是什么情景。他把身体往后仰了一下，脸冲着天花板，天花板上挂了一面镜子。镜面斜着，能照见门，也能照到座椅。王红人想，这一定是那个看阴阳的算卦先生做的照妖镜。王红人想，要是照妖，自己一定作为妖魔鬼怪进到镜子里了。

王红人离开椅子，进了新闻壁的一个房间。过去任何一任场长都是单间，只有于场长又另开辟了一个房间。房间还没有器具，只有一张床放在角落里。看着崭新的床单，王红人突然把一连串的女人联系起来。孙艳梅来过吗？丰韵来过吗？丰韵本来是于场长的上任场长金明的心腹。因为长得漂亮，字写得好，在场里很有名气。于场长当副场长时就和她动过手，被她打了一嘴巴子。然后她告诉了金明场长。金场长把这个信息透露出去，让人们看清于场长的嘴脸。谁能想到金场长下台后，于场长把丰韵调到办公室当主任，跟着于场长到处风光。王红人猜测，于场长后来遇到的麻烦，是金场

长所为。

王红人看着床正在沉思的时候，他听到了开门声。谁不敲门进来？王红人火气顶到脑门。王红人当上场长之后，火气大了。当书记时的笑脸也变成了现在的一脸严肃。王红人回过头，看到门口站着办公室主任丰韵。

王红人说：“有事吗？”

丰韵说：“有事。供销科那个要账的女人又来了，我刚打发走，现在几个银行的主任带着律师在办公室坐着不走，说不还款就要起诉。”

王红人说：“起诉就起诉吧，我不见他们。”王红人想起自己当书记的时候，这些银行的人趾高气扬，从来没有把书记放在眼里。

丰韵说：“还是见一见吧。我在招待食堂安排饭了。”

王红人不语。

丰韵说：“农场的欠账多了，慢慢来吧。谁也不见也不是办法。”

王红人没有想着欠账的事。他的脑海里瞬间划过的画面是丰韵和大前任及前任场长在一起的情景。他想下一步怎么安排她，继续让她当主任吗？继续当主任就要天天和她在一起，会不会出现新的舆论？王红人暗想，债务是死的，人是活的，解决人是最麻烦的。丰韵再一次叫他的时候，他发现丰韵站得离他越来越近，她身上的香气扑鼻而来。

丰韵说：“洪飘飘的爸爸在原籍把药费的票子寄给洪飘飘，洪飘飘拿着票子来，我给留下了。你签个字，我给洪天来汇过去。”

王红人说：“财务一分钱都没有了。”

丰韵说：“我想想办法。飘飘的爸爸毕竟是离休干部，老场长，而且……”

王红人看着丰韵，想问她“而且”什么。话到嘴边，停住了。丰韵那张漂亮的脸顷刻间换成了洪飘飘的脸，王红人一阵莫名的激动。他回想起洪飘飘在电话里朗诵“乱云飞渡仍从容”，现在还没有见到她。

临出门的时候，丰韵特别提醒了一句“三天”。我听说她们到处串通呢，再闹起来可能更厉害。

王红人一脸严肃。

丰韵关上门，正要走，王红人喊住她。丰韵进门，半个身子夹在门缝里，问：“还有事吗？”王红人说：“跟踪供销科那个要账的女人了吗？”

丰韵笑了，说：“我们都成了特务了。我跟到市里，她下公共汽车就被一个三轮接走了。我没有撵上。她今天又来了，走的时候她说去孙艳梅那儿。”

王红人说：“我们欠的是四平机械厂的款，市里的人来要，我怀疑他们是假的。这个女的我见过，好像跟杨光在一起过。”

丰韵说：“供销科是一笔糊涂账。过去金明当场长，把场里的小金库设在供销科。金明场长下台，小金库的钱都被他们分了，金明场长一分钱都没有捞着。我听金明场长说过。”

王红人说：“孙艳梅应该清楚。”

丰韵说：“以前的事她不一定清楚，她过去是保管员。于场长当场长，杨书记管商业的时候才把她提起来。”

丰韵以前管人事，人事的事非常清楚。孙艳梅做保管员时很出名，学习大庆的经验，三老四严。库房摆放的零件都是有规律的，孙艳梅蒙着眼睛也能找到。库存的零件一口清，说出什么零件，马上报出位置、尺寸、价格、进库时间、数量、生产厂家。杨光把一个先进典型提拔为科长顺理成章。

丰韵说：“这么优秀的干部会出事吗？”

王红人说：“我只是猜测。农场经济乱，思想也会乱。再好的人，也经受不了诱惑。”

丰韵说：“我继续跟踪她吧。”

王红人说：“你不说她来了吗？中午孙艳梅肯定要领着她到食堂吃饭，吃完饭她肯定到镇上坐车回市里。我们两个跟在客车后面，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事情安排好后，王红人和丰韵坐在吉普车里，开到挨着场部的镇政府，在客车站旁边等着。农场发往市里的公共汽车早上出发，晚上回来，如果一天里其他时间去市里，只有在镇上等过路的公共汽车。王红人没有坐场里的桑塔纳，怕目标太大。

下午一点半，公共汽车要来前的几分钟，那个女人被孙艳梅用自行车驮着送到站台。车一停，那个女的便上了车。孙艳梅骑着自行车回去了。

王红人的吉普车在很远的地方开动，跟着公共汽车进城。丰韵说：“场长，为了那么点账，我们值得这样吗？”

王红人说：“把谜底揭开。我是好奇。”

丰韵说：“零件库这些年没少赚钱。金明当场长的时候都知道，送礼的钱都是从他们那里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库存盘点，零件就涨价。”

王红人说：“孙艳梅给我那些欠账单子，几十万，名字五花八门，我也不敢说是假的。我当上场长，一个白发老太太来要账，又哭又磕头，说她家开零件商店，就这点钱都押在农场了，不给她她就活不了了。没几天这个女的就来了，说是那个老太太的女儿。她一直在市里，怎么和老太太成一家了？”

丰韵说：“你抓住又能怎么样？”

王红人说：“我是想看看我们场资金的水有多深。”

公共汽车过了江桥，王红人的吉普车跟得近了。前面进城，人多车多，王红人怕跟丢了。

进城不久，那个女人就下车了。她没有在站点下车，公共汽车行走中突然临时停下，门打开，她跳了下来，绿色的呢子大衣在空中飘了一下。高跟长筒皮靴在雪地上啃了一段路程，她没有注意后面跟着一台车。王红人说：“她太不警觉了。”丰韵说：“她不可能知道有特务。”王红人笑着说：“你挺幽默的。”跟了一段距离，女人就进了一个胡同。胡同不宽，吉普车刚刚能容下，如果再跟踪，对面来人来车都不好躲避。王红人叫丰韵留在车上，在胡同口等着他。王红人拿起军大衣，穿在身上，下车跟上那个女人。城市的高楼大厦旁边是低矮的砖房，那个女人在砖房的缝隙里走。积雪，垃圾，脏水，把路堵没有了。王红人跟着拐弯，在一处砖房门前停下。女人拍着门，黑色的铁门一会儿打开了。

王红人看到开门人，大吃一惊。

杨光穿着蓝色的毛背心，白色衬衣，一边剔牙，一边和女人打

招呼。杨光身边还站着一个人，王红人认出来，是孙艳梅的丈夫。

一个女人喊着“冻死我了”进了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杨光神出鬼没，王红人在食堂喝酒的时候，他又出现了。

招待食堂承包，王红人对全场招待费进行具体核定，吃饭的人减少，承包人不想包了。吴学谦做招待食堂的工作，草拟出一个方案。对方接受后，吴学谦又找王红人，听听场长意见。王红人听吴学谦把承包方案说完，心里想笑。吴学谦数学老师出身，还教过政治课。方案里面提的两项要求是，食堂一年收入十万元后产生的利润和农场对半分；另一条是食堂大厅操办婚丧嫁娶，一年内办五十次，收入归承包者；五十次以后，如果有盈利，和农场对半分利润。王红人觉得这两项都不好操作。谁承包食堂都不可能给你算出利润；第二，婚丧嫁娶的次数谁来核对，是你常务场长数还是办公室来数这五十次。吴学谦说把全场核定的招待费一加，没有几万块钱。不能一口价要承包费。现在这样做是没有办法的办法。王红人想，既然把权力交给了吴学谦，就让他定吧。吴学谦听了很高兴，非要在食堂吃饭，他说从他常务场长核定的招待费里出。王红人和他坐到饭桌旁。刚坐下，杨光就进来了。

杨光不喝酒，但是喜欢坐在酒桌上，和大家谈唠，你们喝你们的，我吃我的。杨光当书记之前在场里管过常务，管过商业，无论管什么，在酒桌上滴酒不沾，却弄得八面玲珑。想喝酒的能喝好，想吃菜的能吃好。杨光会说，说得让谁听了都舒服。爱说的人脸上肉皮薄，杨光的却不同，他腮帮子很厚，《红灯记》里的李玉和一样，鼓鼓着两坨肉。嘴往后一咧，脸上两条棱。

无论按照年纪还是工作经验，场长是他的。可是王红人当了场